

列
寧
與
蘇
聯
知
是
聖
國
經
典
第
十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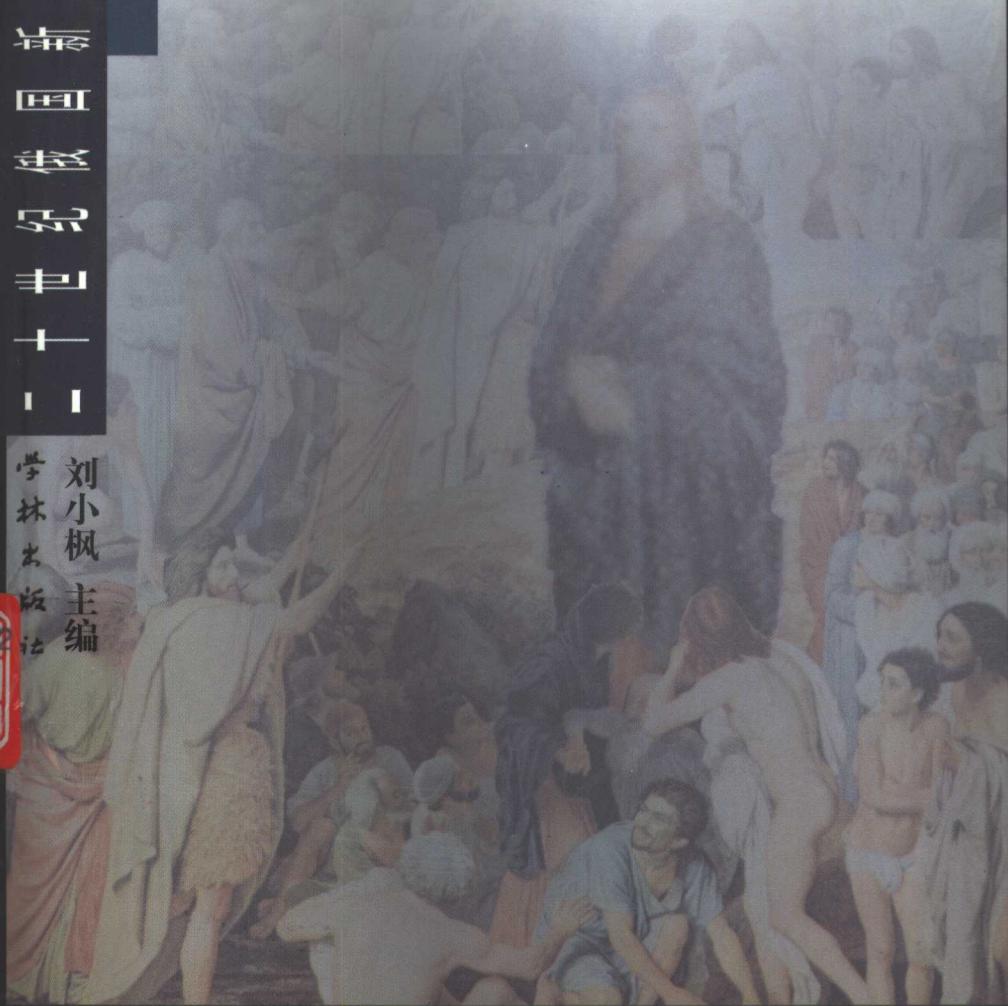
ВЕХИ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赫克 著

高骅 杨缤 译

刘小枫 主编
学林出版社



列
系
我
樂
科
知
是
樂
海
國
經
典
書
目

ВЕХИ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赫克 著

高骅 杨缤 译

杨德友 贺照田 校

刘小枫 主编
学林出版社



THE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IN HISTORY
EDITED BY INSTITUTE OF SINO - CHRISTIAN STUDIES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二十世纪俄国新精神哲学精选系列)

- 主 编——刘小枫
作 者——赫 克
译 者——高 骅 杨 缤
特约编辑——桑健儿
责任编辑——全 仁
封面设计——沈兆荣 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
字 数——255,000
插 页——4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616 - 617 - 3/B · 52
定 价——2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6628900×13

编者序

“新精神哲学”是俄罗斯帝国晚期最后二十余年复杂、剧烈的社会变迁和思想冲突中出现的文化思潮，现代俄国思想嬗变的又一次精神突破。

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转型从彼得大帝时代算起，已有两百年历史，俄国思想界早在十九世纪已进入西欧近代思想脉络。1861年颁布解放农奴法令以来，沙俄帝国统治者推行了地方行政、司法制度、教育体制以至军事体系的现代化，但知识人对国内的政治状况以及俄国作为现代民族（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仍感不满，思想界极度分化，各种社会主张迭出，精神状况的复杂与晚清帝国的思想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大致而言，俄罗斯帝国晚期的知识人有三种思想趋向：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新精神哲学”的知识人属于自由派阵营，力图突破近百年来俄国思想界斯拉夫传统文化与西欧近代文化的对立，发展出自由主义的东方基督宗教的文化精神。

2012

“新精神哲学”提倡新宗教精神，什么是旧的宗教精神？

“新精神哲学”运动出现之前，民粹主义思想大行其道，抨击所谓西化的启蒙思想：提出“到民间去”的思想口号，赞美农民德性、村社乡土性和所谓东方土地的道德传统，主张通过“村社”实现社会主义。民粹派小说家乌斯宾斯基在其颇有影响的《土地的威力》中称俄罗斯的土地“不是什么比喻的或者抽象的、寓意的土地，而是你以泥巴的形式粘在套鞋上从街上带回来的土”、“黑油油、潮乎乎的土”，具有超历史的道德力量的“土”。俄国人民若不离土，就能“肩负人间一切重担，为我们所热爱，替我们医治心灵的伤痛，就会保持其刚强而温顺的天性”；反之，“使农民脱离土地，脱离土地带来的心事和利益……，俄国人民、人民的世界观、人民发出的热便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空虚的人体和空屋的器官。”乌斯宾斯基依据这种土地的道德要求知识人做“人民知识分子”，称为“土地—人民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民粹主义思想和情绪可谓卢梭的浪漫民主主义的东方版本，其中心观念是共同体的人民及其德性和知识品格，质地上是“人民宗教”。“民粹派社会革命家的情怀是宗教情怀，他们自视为献身大义和人民的革命教士，相信一旦在革命之火中消灭独裁、剥削、不平等，在人民知识分子的指引下，就可以从革命之火焚烧资本主义的余烬中自然地建立起一个自然、和谐、公正的秩序，就能达到尘世天国”（柏林语）。民粹派的世俗宗教想象与受国家化东正教压制的俄国东正教旧教徒有深厚的渊源。旧教徒传统是在十七世纪的宗教大分裂时期形成的，强调共同体的价值，民粹派诋毁个体自由的价值，与旧教徒传统一脉相承。所谓东方共同体精神与西方个

体自由精神的冲突，是晚期俄罗斯帝国文化思想界的基本张力结构。

所谓宗教问题，在“新精神哲学”看来，不是民族性问题，而是现代性问题。自彼得大帝的现代化改革以来，俄国思想界一直存在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思想冲突（近似我国的西化派与国粹派的冲突）。西化派推崇全欧文化理念和彼得大帝的开放，斯拉夫派流连于“对往昔的浪漫而模糊的婉情，或对未来同样浪漫而模糊的憧憬”，吟哦“已经死亡或尚未诞生之物”（梅列日科夫斯基语）。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提出的宗教问题使简单的西化派和斯拉夫派变得不可能了：梅列日科夫斯基挖苦俄国思想界的启蒙思想家（西化派）不过是对“德国形而上学过分顺从、胆小如鼠的小学生”，“天真烂漫的黑格尔主义者”，斯拉夫派则“头晕目眩地迷醉于民族虚荣心”。“新精神哲学”思想要超逾这两种思想情怀，重新确立精神祈向。

“新精神哲学”知识人的结合首先基于一种政治文化立场：抵制世俗的革命宗教的社会思想，希望通过“真正的”宗教克服世俗宗教。真正的宗教是基督教，但不是教会传统的基督教，而是未来的基督教。

“真正的、未来的基督教”是一种个体性的基督教精神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文化的基督教意识”。“新宗教精神”运动的主要思想家大多是象征主义者，索洛维耶夫及其思想继承人别尔嘉耶夫虽然攻击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圈子，但他们自己的思想倾向其实也是象征主义的，只是对象征的具体理解不同。象征的与宗教的含义重叠，象征是连接两个世界的符号，对这符号意指的另一世界的理解不同，对

象征主义乃至宗教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同。

除了反对民粹主义的社会思想和主张象征主义的宗教想象这两个共同点外,“新精神哲学”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很少再有什么共识,各自寻求思想的个体尖锐性。1903—1904年间出现的“寻神派”群体以及随后的“彼得堡宗教—哲学学会”、“莫斯科宗教—哲学学会”和“基辅宗教—哲学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使“新精神哲学”成为文化思想界的一场精神运动。“彼得堡宗教—哲学学会”的活动历时最长,群体构成也不同。“莫斯科宗教—哲学学会”的主导者是莫斯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神学家布尔加柯夫,成员多为教授和国家建制中的知识人;“基辅宗教—哲学学会”的主持人是基辅神学院院长,成员多为东正教界反教会既存体制的神学家,“彼得堡宗教—哲学学会”圈子以自由职业的文人、诗人、艺术家、哲学家为主,其来源有两个:梅列日柯夫斯基的象征主义文人化思想家群体和一批聚集在索洛维耶夫思想遗产旁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

梅列日柯夫斯基圈子原是以佳基列夫为中心的具有象征主义文学取向的文人群体,形成于1895年,1899年开始出版会刊《艺术世界》,主要编辑是梅列日柯夫斯基及其才华横溢的妻子吉皮乌丝以及洛扎洛夫、明斯基和彼科夫等。索洛维耶夫思想圈子是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为主要代表的“路标”群体,他们本来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受索洛维耶夫和梅列日柯夫斯基影响后转向宗教哲学,但作为形而上学爱好者,他们更多受索洛维耶夫的影响。索洛维耶夫比梅列日柯夫斯基年长10余岁,两人都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学系,但索洛维耶夫的著述主要是哲学和文化神学,推动的是思辨化

的宗教哲学思想，主导观念是神智论，其思想在一段时期有相当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提倡所谓新神权政治哲学；梅列日柯夫斯基是一个欧洲主义者，注重个体、身体、爱欲，其著述主要是文学的，推动的是文学化的宗教思想。

与别尔嘉耶夫、布尔加柯夫、弗兰克等人不同，梅列日柯夫斯基不是从民粹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转向基督教的，而是一开始就反对民粹主义精神。

阐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是“白银时期”的这场精神更新运动的基本论题。在这一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更新运动的真正始祖。索洛维耶夫和梅列日柯夫斯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成宗教大思想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题意识的影响下依各自不同的思想个性分别奠定了“新精神哲学”运动的思想基调。尽管他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宗教大法官传说”中提出的自由问题的理解多有歧异，他们的自由理念基本上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和关于未来完美社会的自由想象，而非英式政治的自由主义。我们需要认真辨析这些精神自由主义者的不同思想立场，搞清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思想。

“新精神哲学”思想家并非都钻进了东正教经卷，成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保守主义者，梅列日柯夫斯基、伊万诺夫和舍斯托夫的论著很少涉及东正教。别尔嘉耶夫承认，他们不是在俄国文化的视野上，而是在整个欧洲文化的视野上来思考和写作的。

1983年我通过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的著作初次接触到“新精神哲学”圈子的思想，1985年开始着手组译，主要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董友教授合作，由我提出人选及其论

著，董友教授搜寻原著，主持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洛斯基《意志自由》、索洛维耶夫《爱的意义》，以后方珊教授主译了舍斯托夫的《旷野呼唤》、《开端与终结》、雷永生教授主译了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自我认识》，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形成系列。董友教授在1996年病逝，今有雷永生教授、徐凤林教授、杨德友教授和倪为国先生倾力合作，系列才得以实现。

俄国东正教思想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思想，在现代文化语境中，遭遇到与儒教思想近似的命运。“新精神哲学”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反应与正统的俄国东正教思想家的反应相当不同。十月革命后“新精神哲学”知识人大多流亡西欧，别尔嘉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布尔加科夫等圈子的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二战后期，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在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是不可忽视。本系列除提供“新精神哲学”圈子中几位主要思想家的基本著作，以反映这场精神运动的基本思想，也还选入了部分研究性的论著。人选和著述都很有有限，充实有待来日。

刘小枫

1998年9月于上海旅次

中译本前言

基督教在历史上有四种主要的不同形态:初期教会(东西方教会分裂之前)、西方教会、东方教会和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会。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在信仰观念和教会建制方面的分歧,早在初期教会时代已现端倪:拉丁语的基督教与希腊语的基督教在一开始就具有各自不同的生存品格。

希腊语的基督教思想和教会生活形态,由基督教化后的俄罗斯传承和发展,形成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基督教传统。从神学思想史的角度看,东正教思想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思想界颇富力度的扩展,是现代基督教思想的重要事件。

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帝国在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东正教的作用如何,同样极富学术刺激性:如果资本主义的理念和社会制度与西方基督教(无论是天主教〔松巴特〕还是新教〔韦伯〕),共产主义的理念和社会制度与东方基督教,是否有什么关系?对当今的学术思想界,这一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汉语学术界对东正教思想和教会形态的研究,十分贫乏,主要原因是:东正教会在中国的扩展远不如天主教和新教,相关研究既得不到教会学界方面的支持,也不易引起学术界的兴趣。然而,如果汉语学术界要全面了解基督教,就必须重视对东方基督教的认识。

本书提供的是对俄国东正教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关系的历史社会学考察。作者赫克教授(Julius F. Hecker, 1881—?)出生于圣彼得堡,中学毕业后赴美国受大学教育,在Columbia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再转入Drew神学院和Union神学院攻读神学,并在Drew神学院获神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在纽约师范学院和瑞士洛桑大学研修教育学。赫克的学历表明,他是一位具有现代社会科学素养的神学家。完成学业后,赫克从事过11年教会机构的社会事工和文化出版工作:先受任负责东方教区慈善机构俄国部的工作(1910—1916),并主编俄文杂志《启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克参加基督教世界青年会的慈善救护工作(1916—1917),战后负责基督教世界青年会出版社外文部(1918—1921)。1921年,俄国内战结束,赫克返回俄国,负责饥荒期的教会救济工作;1923年起,赫克致力于恢复因俄国十月革命和随后的战乱而停顿的东正教神学教育。在赫克的努力下,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神学院得以在关闭后重开,赫克亦出任莫斯科神学院的社会学及社会伦理学教授。赫克的主要著作有:《俄国社会学》(1915)、《美国的文化建制》(莫斯科1920年版),致力于向欧美学界介绍俄国的学术思想和向俄国学界介绍美国的现代学术。

本书是赫克教授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撰写的两本专书的合刊。上篇原书名为“《苏维埃制度中的宗教》”(Religion under

the Soviets), 写于 1926 年, 次年在美国出版。赫克的写作目的是: 向欧美学界介绍俄国东正教的历史和现状。由于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 西方知识界急于想了解这场社会变动的宗教文化的背景, 基督教界人士也非常关心东正教会在苏俄的处境。作为社会科学家和神学家, 赫克的学术背景和信仰背景使他成为撰写这类著述的最佳作者。赫克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描述俄国东正教的历史及其宗教性特征, 并没有采取护教的立场, 而是致力于分析俄国东正教传统与俄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联, 重点在俄国东正教的现代变迁, 早期俄国东正教的历史只占很小篇幅。本书实际上是对俄国共产主义改制革命之前的东正教状况之历史研究, 中译书名因此拟为“俄罗斯的宗教”。

下篇原书名是《宗教与共产主义: 苏俄的宗教与无神论之研究》(Religion and Communism: A Study of Religion and Atheism in Soviet Russia)。收入本书时篇名改为《苏联的宗教与无神论》。赫克在这里侧重研究无神论信仰, 把共产主义视为一种新的宗教类型。俄国革命是无神论信仰的社会行动, 赫克注重分析无神论信仰的兴起, 与东正教会的冲突, 以及革命后的道德和宗教重建。此书于三十年代已有中译本, 这里采用的正是当时的译本, 并作了必要的修订。本书与上篇合观, 可以看到俄国革命前后两种宗教的消长。如今, 虽然苏维埃制度及其宗教已成为过去的陈迹, 对当今的汉语学术思想界, 赫克教授的这两部著作仍然不失其学术价值。这两本小书写于半个世纪之前, 迄今, 关于俄国东正教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的研究, 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尽管如此, 赫克教授的这两本小书的学术地位因下述两个特点仍不可取代: 既以亲自

体验和当时的文献为材料,又带有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我想,本书的学术价值正在于:它是处境中的学术著作。

刘小枫

1998年7月于上海和田路旅次

出版缀语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套“20世纪俄国新精神哲学精选系列”，提供了本世纪初俄国思想界经历的剧烈复杂的社会转型和思想冲突所留下的一笔可供批判、考量的精神遗产。

本系列丛书所记录思想和人物，反映了近代俄国在社会转型中所产生的尖锐的思想冲突和复杂的矛盾关系。当年俄国知识人所具有的“经世”气质，既使他们生成了许多可贵的精神品质；同时也使他们滋生了文化虚无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错误倾向，以致极端化、片面化，最终从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转向宗教唯心主义。

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和思想变化之中，俄罗斯思想传统的遭遇，与中国儒学(教)的近代命运颇有相似之处，特别是汉语思想界的基本张力结构与其有近似之点。唯其如此，在世纪末，反映世纪初俄国思想界所经历的“新精神哲学”思潮，用批判的眼光(为了使读者领略这一思想群体前后演化的整个过程，我们在翻译、编辑过程中尽可能保持每本著作的全貌)，考量当年俄国知识人在社会转型中的思想矛盾和冲突；我们既可触摸现代性问题的不同音弦，又可探究华夏思想传统面对西方现代思想东进的种种反应。

——是为我们出版“20世纪俄国新精神哲学精选系列”的缘由。

学林出版社

1998年12月

二十世纪俄国新精神哲学精选系列

主编：刘小枫

- | | |
|-----------------|---------------|
| 自由的哲学 | 别尔嘉耶夫(董友译) |
| 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 | 梅列日科夫斯基(杨德友译) |
| 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 弗兰克(徐凤林译) |
|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 | 叶夫多基莫夫(杨德友译) |
|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 赫克(高骅杨缤译) |
| 基督教与民族 | 索洛维约夫(徐凤林译) |
| 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 |
| | 舍斯托夫(刘小枫苏克译) |
| 存在与价值 | 尼·洛斯基(徐荣庆译) |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 | |
| | 梅列日科夫斯基(杨德友译) |
| 黑暗中的光明 | 弗兰克(雷永生译) |
| 基督教思想三论 | 弗兰克(董友译) |
| 东正教神学纲要 | 布尔加柯夫(董友译) |
| 基督教婚姻哲学 | 特洛茨柯依(雷永生译) |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1
-------------	-------

上篇 俄罗斯的宗教

引 言	3
一 俄罗斯的宗教品格	5
二 俄罗斯东正教的兴起与衰落	17
三 东正教教义的特点	30
四 东正教的变革:1917—1918 年的宗教会议 ...	44
五 教会与革命的斗争	55
六 教会与革命的斗争(续)	70
七 1923 年的宗教会议和东正教的分裂	82
八 俄罗斯东正教为统一而斗争	97
九 俄罗斯东正教走向革新	110
十 教派的分裂	117
十一 布尔什维克中的洗礼派	132
十二 俄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悲剧	139

十三 结语:生死存亡	160
------------------	-----

下篇 苏联的宗教与无神论

引言	175
一 问题的说明	177
二 人民的宗教	188
三 教会与国家	209
四 俄罗斯的反国教派	226
五 反宗教传统的起源	245
六 宗教与革命运动	270
七 知识分子的寻求上帝及托尔斯泰的宗教 无政府主义	292
八 共产主义的宗教观	301
九 教会和革命的冲突	311
十 反宗教运动	329
十一 集体化及无神论宣传	341
十二 反宗教宣传的组织与方法	348
十三 前途的瞻望	360